

仕進部

薦舉

舉讎舉親自舉
舉自代 妻及舉代

辟舉

交代

謫罰

閑退

致仕 知足附

隱逸

仙佛部

仙道士 女道士附

道觀

奉祠附

時文集

1如³
/60
7



160
17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such as 全、和、列, and a red seal impression at the top center.

利
268
7

東市書
學核圖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仕進部

薦舉

舉離 舉親 自薦
舉自代 垂及舉代並附

羣書要語 拔茅茹以其彙 征吉泰 儒有內稱不避親 外舉不避怨 推賢而進 達之不望其報 儒行 上臣事君以人 大畧 選賢所 以報國 蓋勳傳 諺曰 家有敝帚 享之千金 魏文 典論 朝取一人 焉拔其尤 暮取一人 焉拔其尤 韓文 公之求士 甚於士之求公 坡文

古今事實

無言幾失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釁度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釁明也下執其手以上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舉七十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

薦六十家

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家韓子

舉爾所知

仲弓問政子曰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非此人不可

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房元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

有味其言

漢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止留門下者性廉又不治產即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不過具噐食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承史誠

有味其言也。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此。傷之聞入之善。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薦經學

漢匡衡傳。楊與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為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吾欲除吏。

漢田蚡景帝皇后同母弟。武帝時為丞相。蚡以肺腑為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千石。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薦寵下士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舉皆名士

韓安國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作。皆天下之名士。人亦以此稱慕之。

不容私謝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

不如一鷄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 三

漢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龐參字仲達
為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正亮奇才卓犖若
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近置之多士矣呂蒙廬
陵賊起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鷲鳥雖百不如一鶚令家討平之
舉皆當才

舉處士

鄧禹字仲華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
陳蕃胡廣上疏薦徐孺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孺子彭城姜
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叶亮天工必能增輝
薦恐人知

孔光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

拔十得五

蜀龐統字士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
問之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今拔十得五猶可以崇
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薦多卿相

荀彧字文若前後所舉命世大才終為卿相者十數人

不進不休

荀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

一字拔人

初蔡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

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山公密啓

山濤字巨源爲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入奏舉無失才
唯用陸亮尋貶敗濤爲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

以母言薦

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隱
之執母喪每聞其哭輒投筋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
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兄弟並舉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交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
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明使君用公山於前

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桃李在門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必欲卓
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
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
也乃遷秋官侍郎又曰云云卒用爲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崇
監察御史巨彥範太平州刺史敬暉數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
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藥籠中物

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
腩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閉下充爲味者多矣願以

小人克構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仁傑為相。婁師德實薦之。仁傑不知。數擯師德於外。武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武后以告。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表薦布衣

蕭嵩為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為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矣。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

除吏八百

常袞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及崔祐甫則

薦舉推其人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

爭令出門下

柳子厚以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藍田尉雋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雅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入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舉之

一薦四人

韓愈與陸祠部書曰文章之尤者有侯喜侯雲長者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詩當今舉於禮部者無與為比有崔群玉者其文進而未止為入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此四人皆可以當首薦

三人交薦

韓愈答楊子書云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

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士之秀近又得李翱書亦云足下
之文遠其兄甚夫以東野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
李繼至而交說耶

奇寶橫道

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曰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

古靈薦賢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興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草起司
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為
盛矣今宜示百辟各舉所知

薦一臺官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一

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
政惟薦一臺官為無愧耳東軒筆錄

夾袋冊

呂蒙正公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
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二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
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史
薦不示恩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
公公未嘗示恩意於人言行錄

殿直薦賢

有范延賞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
公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
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
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屢肆無賭
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間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
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
為發運使延賞亦為閣門祗候皆號能吏也筆錄

我薦彼攻

王大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大尉于上前而大尉專稱其
長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大尉曰理固當
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

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

恩戒已出

王沂公曾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
却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
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然
使誰歸

寧受百欺

呂正獻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
侍郎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童蒙訓

未用復薦

程顥奏狀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近

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則事固有
繫教化之本源者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然試之能
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
進人而以能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

薦張橫渠

呂公著薦張載脩身講學為闢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邊境利害
上特召對以為崇文院校書公又言載老矣宜在以重

薦程伊川

呂正獻公與溫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特加召命待以不
次詔以為穎州推官國子監教授不就又以秘書省校書郎亦
不就已而詔對便殿拜崇政說書乃受命議者譏頤辭卑而居

尊呂家傳

上當求下

程伊川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于穎昌西湖湏臾客將云有一
官員上書謁見太資願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
太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其道理夷叟云只為
正叔太執求薦董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
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薦歐陽公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
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
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

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不識其面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薦

不受籠絡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

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無書獲薦

不于人薦

榮陽呂公希哲與諸人云自以官字處未嘗于人薦舉以為後

生之戒童蒙訓

更薦范公

范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神淹殊從之

薦張密學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總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東軒筆錄

力遏勢要

李師錫敗京官仁宗覽其薦者三十二人師錫乃使相王德用

甥塔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但薦勢要狐寒何以進
乃與師錫循資

亦不果薦

梅聖俞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自以其
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
矣而未肯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
矣亦不果薦歐陽作詩序

遜薦時賢

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錡佐曰不
見此風又矣並薦之

材館錄

虞允文為相懷袖有二小方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
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入之盛有慶曆元祐風行狀

祁奚舉解狐以下係舉讎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
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歎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為讎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
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左襄二

解狐舉荆伯柳

解狐與荆伯柳為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
曰荆伯柳可趙簡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

韓子

舅犯舉子羔

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議子其去夫顧吾射子矣說苑

蕭何薦曹參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相有隙至何歿所推惟曹參

蔣欽薦徐盛

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害之而欽亦稱其善孫權曰君欲慕祁奚耶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

勤強有膽畧今大事未定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能權嘉之

祁奚舉子以下係舉親

魏子謂成鱗曰吾與成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成之為人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謝安薦兄子

符堅強盛邊境數被寇侵朝廷求文武將鎮禦謝安以兄子玄應舉郗超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奇才也

仁傑薦子

狄仁傑子光嗣為司空武后詔丞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後稱職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

韋貴之舉弟

韋貴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縯自代議者不謂之私

祐甫多親故

肅宗謂崔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何也對曰陛下令臣薦擬庶官夫薦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聞知何由得實帝然之

曹侍中薦子

曹侍中將薨車駕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子燁與燁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優劣對曰燁不如燁已而果然

文穆薦姪

臣又穆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舉其表弟

程顥為御史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行狀

伊尹于湯以下係自薦

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于湯東方朔傳

郭隗自薦

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吾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誠得賢

士以共音テ雪シ先王之耻カ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カ隗曰
王必欲致シ士先從隗始カ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爲隗改
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
燕遂以樂毅爲上將軍戰國策

冶躍之金

莊子曰大冶鑄金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鎮鏹大冶以爲不祥之
金借用

毛遂自薦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縱於楚約食客文武具備者二
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以滿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
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

未有所聞毛遂曰臣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
遂以爲上客

方朔自譽

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傳之令待詔公車

漢士自贊

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
上書言得失自贊者以千數東方朔傳

張敞上書

渤海膠東盜賊竝起張敞上書請自治之

王霸自陳

光武過潁陽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援歸身聖朝本

無公卿一言之薦左右為各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也
獻又不報

唐舒元與獻又闕上不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
奏身官臣所上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拔犀之
角摧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呂蒙舉代 以下係自代

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深長才堪負重乃
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 漢獻紀

鍾皓舉代

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
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

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 漢質紀

韓愈舉代

韓愈薦錢徽自代表云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權以代臣必允 望

管仲舉代 以下係垂死舉代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
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
曰豎刁何如對曰自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
用管仲言卒進用三子三子專權

蕭何舉代

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固問曰君即百歲後
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夫臣死不恨矣

丙吉舉代

丙吉病上問可以自代者吉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上固問吉
乃曰西河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
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為不寬太僕
陳萬年事後母孝謹此三人能在臣右上許之相次用以為相

周瑜舉代

周瑜病因上疏曰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肅傳

羊祐舉代

羊祐疾篤舉杜預自代晉世祖紀

王旦舉代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有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
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身擇再三問不對
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
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
準上撫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
旦歿歲餘卒用準為相監元震云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

名馬抵厚於奴隸人之手駢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死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告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不知馬也

爲人求薦書

韓愈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

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于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

三上宰相書

韓愈

前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云云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在者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適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簪其冠于千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再上書云向上書及所爲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淵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三上書云愈之待命

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吐握之說焉。

古詩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韓愈

鄴侯李裕之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良宿臺閣多官。負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

贈崔斯立

韓愈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攢天崔嵬凍相映。公乃崑崙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驛驢踏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豈念幽桂遺素菅。幾欲

狂嚴出薦口。氣象碑元志可攀。

律詩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牕點檢白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詩話

近水向陽

范文正知杭州。蘇麟為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皆獲薦書。獨麟在郊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文正薦之。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八

作詞謝薦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不允他日復扣便座度不可留因詢曰
卿去誰堪代者申公曰知臣莫若主陛下自擇堅問之乃引陳
文惠曰陛下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臣
鎮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仁宗然之堯佐遂大拜極懷
薦引之德因作燕詞攜酒過之申公使之歌焉

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
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呀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
為誰來主人恩重朱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莫愁調
鴛子無功老於廊廟而醞藉如此湖山野錄

因詩論薦見僚屬部

薦而大用

王荆公薦進二寒士位待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
參政公時有詩寄意云本種醪醑架金沙只謾栽自矜顏色飛
度臘前開曹慥詩話

不願其薦

張鑄以京東轉運使降通判太平州時葛源為提舉取張脚色
欲發薦狀張以詩與之云提司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下階
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蹤跡轉沉埋倦遊錄

辟舉

羣書要語聘名士禮賢者禮吏職滿歲宰府州郡迺得辟舉左

古今事實

謹簡乃僚

穆王命伯冑為周大僕正曰謹簡乃僚

自辟其屬

漢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辟故河南守吳公召賈誼致門下孫寶明經張忠辟寶為屬楊震辟杜喬胡廣辟李膺

辟而不用

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辟而

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周燠等傳序

為親而喜

後漢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為郡丞義以手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歎曰往日之喜乃為親也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本史公云

羔鴈成羣

陳羣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二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續漢書

投傳而去

豫州刺史周景辟陳蕃為別駕從事蕃以諫諍不容投傳而去注傳符也本傳

謝安及弟萬廢黜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桓溫請為司馬

發新亭朝士咸送既到溫喜甚言平生歡笑竟日安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下車連辟

晉江統字應元東海王越為交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學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却覽為賢良阮脩為直言程牧為方正時以為知人

表留幕府

唐太宗為秦王府屬多外遷房玄齡曰如晦王佐才表留幕府

幕府得人

裴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仍以刑部尚書馬摠為副太子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兩史判官書記度傳

屈數旬客

唐韋思謙傳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思謙為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此府耳

使主留後

郭子儀辟杜黃裳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後諸將驕蹇者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

法不敢私

事之類身首集 卷之三十一
儂智高叛仁宗遣樞密副使休青為宣撫使青受命有因貴近
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
因入之言乎然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
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
駭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予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南豐 樵誌

幕府名士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
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名士聞見錄

書局辟官

司馬公光作通鑑英宗命置局祕閣以其所素賢者劉攽劉恕
范祖禹為屬又奏其子康為檢閱文字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

客可為師

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
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徐泗濠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帥南陽公自御史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
年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
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蕙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
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換祕書省校書郎
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辨通敏兼人之

才者也。後之人苟有未知南陽公之文章者，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者，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之。

送石洪處士序

並見僚屬門

古詩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薛稷命作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韓愈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帥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耻。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 終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

冬

封禪去... 對... 是... 韓愈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仕進部

交代

羣書要語 執何以伐柯 其則不遠 中庸 顏淵曰 瞻之在前 忽然而後 語 瞻乎其若後 莊子 欲行以求及前人 莊子 更有三品 有卒更有踐更有過 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 一月一更是 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 一月二十是謂 踐更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百亦名為更律所謂徑戍也 雖水

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漢昭紀注

古今事實

舊政告新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舊貫不改

魯人為長府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借用

及瓜而代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左莊八

將死授政

鄭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左昭二十

反間代去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不下者兩城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於是惠王使劫騎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降趙趙封樂毅曰望諸君田單後與劫騎戰設詐誑燕軍遂破劫騎於即墨

蕭規曹隨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本傳 蕭規曹隨功若大山楊雄傳

前召後杜

後漢杜詩遷南陽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以嚴繼寬

班超為西域都護年老求還詔以任尚代之尚謂曰小人猥承
君後直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
補而蠻夷懷鳥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得下和直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太綱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
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
超所戒

按校代者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
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
聞知即部吏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
壽竟坐棄市

謝令不出

鄧攸去郡不受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
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純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
令推不去

我棄彼取

見同列門

代者挾怨

晉王述為會稽太守以母喪居郡境王羲之代述止一吊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詣已如此者累年羲之竟不顧

垂成而代

祖逖為豫州刺史大興攻討北地遂平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逖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逖意甚怏怏感激發病有妖星見俄卒于雍丘

狗尾續貂

晉趙王倫篡位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借用

糠粃在前

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借用

不改前政

謝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移變使無跡可尋晉恭紀

明生為代

范津初薦傅燮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燮傳

遭謗除代

梁江革為廬陵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首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惰事好酒以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各任所長

歐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
易道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才性
不一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神道碑

為代懷怨

詹天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傅正端初為少
卿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子黜失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
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
南轉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為代既再見端初頗省其
面目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
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其所見但不知

比往時黜不失否端初愧怍而悟揮麈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託契子孫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
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童蒙訓

詩話

同年為代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皆狀元及罷相領青又為美承故文
止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樂人餞詩

喜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楊叔寶郎中典眉州人言頃眉守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人獻
口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來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名優
人謂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首湘山錄
笑啼不敢見鏡門

謫罰

羣書要語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尚書注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舜
典屏之遠方書注緩死申恩徙於瘴癘六帖投荒六帖左遷同
上緡爵禮免所居官漢書逐臣遷客六帖繫縲之臣左信無
罪而棄逐騷侯罪荒陬騷注故事有百適者斥陳遵傳頻謫遂
郡削迹朝端李邕

詩句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魃張祐寄遷客

古今事實

舜去四凶ラ

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三已無愠ラ

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愠色ニヒレモ

直道三黜ヒシクモ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ラ

楚囚南冠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問其族

日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遂釋之。左成九

行吟澤畔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懷沙賦，沉汨羅而死。

居常鞅鞅

高祖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稱病不朝，居常鞅鞅，與絳灌等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噲等伍。

受辱獄吏

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贖，竟不之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詛譎長沙

賈誼譎為長沙太傅，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居長沙卑濕，自傷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獄吏踏蹴

陳蕃送黃門比寺獄黃門，從官騶踏蹴。蕃曰：老父，眚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否。

書空咄咄

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至，從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闔戶避讒

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由狗竇中端坐抄藥方兒姪亦
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爾峽中過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
對上惻然拜太子賓客已卒丁用晦芸田錄

獨未收拭

唐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收
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

伎心陰責

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
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
邀陬一失意不能理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
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朱怨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

耶 劉禹錫曲江序

貶歿朱崖

新繁縣有東湖德裕為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
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十
中得三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二卒於朱崖果應
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今孤纒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纒曰衛
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于帝得以喪還

謫居喪母

柳宗元謫永州司馬待奉太夫人河東縣君溫清未嘗見憂終
于州之佛寺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姪洎太夫人
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以及是也又

今無適主以奠天地有窮此究無窮墓誌

春州惡地

虜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實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湘山野錄

直言遭貶

唐質肅公介為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官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

貶而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召用焉言行錄

居亭主人

丁謂既逐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賁詔賜之不道所以李圍之欲自殺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肆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參政不平之曰責太重夫謂熟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以擅移山陵劾謂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也龍川志

失明遭貶

范忠宣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子厚戒堂吏更不得上貶公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或謂公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自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

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為子所累

陳了翁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其子正彙幹蠶錢塘聞蔡密說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擢東宮之迹不敢隱默乃自陳于帥司蔡疑時為抗帥方與京敘宗盟結友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制獄獄辭果不右正彙而公亦連逮開封尹李孝侁誘公使證正彙之妄公曰正彙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遂自陳告權豈與知若權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谷其說又義所不為况不欺不貳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于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權固嘗論於諫省亦不

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嘆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獄具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有安置通州之命遺事

攜母貶所

紹聖初黨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巖樹下有天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此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聞見

失儀被謫

真宗朝張文定公齊賢元會上壽以微醺進止失容坐謫安州

其麻曰仍復醜觥杯觴歌傾冠弁蓋謂是也青箱雜記

崖州為大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為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絕倒

寫黨錮傳

黃山谷謫宜州時黨禁甚嚴倅餘若著為之經理舍館一旦請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次年遂仙去

挈子隨侍

東坡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癘所侵蠻貊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權心疾苦者昇之藥殞斃者納之

糞又率眾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大臣猶以為未足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徼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益千運甕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遇雨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笠戴之着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

僦屋獲罪

紹聖中蘇轍貶雷州僦州人吳國鑑宅居為創一小閣元符初木州走馬承受段諷言其事詔提舉董必具實狀以聞必至雷

置獄根治詔轍移循州知州張逢以下降罰有差國鑑編管世元

民居不傲

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葺子厚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徼券甚明乃已及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葺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

杜門莫見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卜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中來求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倘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閹人閹人使待於亭旁如其言復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却掃編

盡呼相公

陳瑩中云嶺南人見遂客不問官之尊卑盡呼相公豈非相公愛遊此乎近日瑩中赴龍城士美相繼過桂又報伯紀來因念瑩中言發一笑折彥質記

以義相勉

鄒浩除言官有田畫者與浩善一日報立皇后劉氏畫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鄒以書約畫會穎昌自云得罪責昭州留連三日臨別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都遇寒疾不汗五日矣夫豈獨嶺外能久入哉願母以此自滿事畧

貶中喪子

趙忠簡公禹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嘗有

帖云知舊多勸讀佛書使釋迦老子聞此亦當感動

客至對臥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投客一枕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時相詭詐

秦會之干鬼萬惟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慙慙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文定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贖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朱語錄

階官安置

本朝舊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已下約却是帶階官安置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久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用極兮迺墮厥身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茸草顯兮諛諛得志聖賢逆戾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濶兮謂跼蹐廉莫邪為鈍兮鈇刀為銛幹葉周鼎寶康執兮騰駕罷牛駮塞驢今驥垂兩耳服鹽車兮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太羊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矐擊而去

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蟻蟻。

囚山賦

柳宗元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迥兮。若重墉之相褒爭生角逐上軌旁出兮。其下圻裂而為壕。欣下頽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查雲而清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腴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呀而為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積林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嘯代狴牢之吠。嗥胡弗督以管窺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噉噉匪克吾為押兮。匪亦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敵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兮。滔滔。

謫九年賦

劉禹錫

莫高者天莫濶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病至于數極。又曰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償而三起。去無父而不還。焚無父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貴九年而猶爾。

古詩

書竄詩

為唐介作事見言事門

梅聖俞

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滕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嫉。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瞻銀瑤。插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奔。侈中金齋。十鎰為我寄。使君音。紋織織密。遂煩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科闈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星出。

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璨然驚上
目遽爾有薄語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
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巧乞臣今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
與實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斷直勇黜必欲致太平在
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
君旁有側目啗啞橫詆叱指言為罔上廢汝還蓬蓽是時白此
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禦魑魅耳且同館密既知弗可懼復以強
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異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為慄立
嶺外春速欲為異物內外官恟恟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襄
執左右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嘖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
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悲傷四海和幸勿苦倉卒亟許遷英

山衢路猶嗟咄咄日宜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壞
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蛇鷓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馱馱毒蛇
噴曉霧晝與嵐氣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
館愁腸骨饑僕時後先隨猶拾橡栗粵林多蔽天黃耳雜丹雘
萬室通醲醑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美鳴瑟山水仍奇
恠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
市卒市卒且不慙况茲別乘秩

雜興

梅聖俞

蘇舜欽監進奏院用例鬻故紙祠神會館中同列
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
皆坐斤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盡故

聖俞作此詩

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眾賓雖云九客
泪未已一客嗔古有弑君者羊羹為不均莫以天下士西北首
陽人

跋東坡和陶詩

黃魯直

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
人東坡百世上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律詩

負譴後題于越亭

劉長卿

南天愁望絕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嶺
微世業陷邊塵江入千峰暮花連百越春秦臺憐白首楚水怨

青顏草色無征路鶯聲傷逐臣獨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
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流落誰相見空
憐鷗鷺親楊大年最喜此篇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豈於衰
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
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送唐介之貶所

李師中

孤忠自許眾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
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歿姦諛骨尚寒天意若為示社
計肯教夫子不生還

送唐御史

仲訥

力犯雷霆衆共危，遠投魑魅獨爲宜。忠州學業真無負，高廟神靈固有知。自倚聖明容直道，未嘗憔悴歛荒陲。蒲朝卿相多公議，莫把文章作楚詞。

夏日登車蓋亭十絕

蔡持正

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虛亭裏，臥展柴桑處士詩。

又

一川佳景踈簾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秋。

又

靜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物憎。荷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

又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又

西山鬢髮見松筠，日自來看色轉新。聞說桃花巖石畔，讀書曾有謫仙人。

又

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

又
來結芳廬向翠微。自持盃酒對清暉。水趨夢澤悠悠過。雲抱西山冉冉飛。

又
矯矯名臣郝蔚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清風在。歎息思公俯碧灣。

又
溪中曾有戈船士。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翛然唯坐嘯。白鷗紅鶴伴閑身。

又
喧豨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道沉沈滄海會揚塵

戲答劉文學

黃魯直

人鮮甕中危萬仞。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

詩話

鬼門關

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謠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身度鬼門關。

到海十里

寇準再相天禧末。為丁謂所誣。再貶雷州司戶。及境吏以圖獻。抵海岬。凡十里。公恍然曰：少時有到海。抵十里。過山應萬重之。

句乃今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崖州相逢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別駕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歸田。

乘桴浮海

東坡紹聖四年自惠州再謫。冒化寓城南。天慶觀初。軾與弟轍

相別渡海。既登舟。笑謂曰：豈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耶？元付聞徽廟登極。量移廉州。由澄邁北渡。有九苑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

此路荆棘

哲宗即位。宣仁垂簾。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賊敗。確謫守安州。夏白登車蓋亭。干絕句。知漢陽軍。吳處厚箋注以聞。其畧云：五篇涉譏諷。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以譏諛譖之人。葉底出巢黃口。開波間逐隊小魚。忙譏新進用事。別無謗訕。君上睡起莞然。成獨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懿山忠言直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安陸人。封懿山公。唐高宗欲遜位天后。處俊上疏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帝

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節上元間也
皇太后垂簾遵用童獻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比太母又云歎
息思公俯碧灣按詩綠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衛莊姜妾上
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為古又歎息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滄海
會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
時文潞公平童軍國事范堯夫位宰相范公曰來自進呈持正
事當如何潞公曰踰嶠范公曰此一條路荆棘久已生合相公
不宜踏開王存正仲為右丞深贊其說翼自簾前范力爭不勝
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存與臣論同今當俱去
存蒼黃不知所為亦拜明白范公罷相正仲亦出更無押入之
禮持正坐貶新州大臣得罪度嶺自持正始 前集三十一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退隱部

閑退

羣書要語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莊子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脩吾初服楚詞 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
以為裳同上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梁竦傳 絕意乎寵
榮之事 潘岳賦

詩句 戀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 姚合 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

堪月在花鄭守愚行拙手放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韓解組便為寒處士輕篋短笠伴春鋤歐有時醉倒卧溪石青山白雲為枕屏花間有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歐

古今事實

醉尉見呵

李廣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一段見報讎門

不當治產

漢楊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于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賈

客有稱譽後一段見農家門

閉門自保

馮衍字敬通以交結外戚由此得罪西歸故里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

辭官屏從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知耳王荆公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官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

臺榭舟舫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及昏耄性嗜酒耽琴酒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裳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輿

適野輦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輦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
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
約千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
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二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
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
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
以至於妻子凍餓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鉢燒汞
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盃觴
諷詠之間放即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
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
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

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
期捷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
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
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吟罷
自哂揭甕醱醱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
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緣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
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
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
鬢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
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箕踞軒記

唐子西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踞踞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抱禮法者之所為也。以乏事上則不恭，以乏臨下則不莊，以乏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乏，遇眾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者皆鄙而不為。子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帶則輒取恚怒，方且遠讒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聲和容，斂肢磬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遊於此，解衣盤礴，箕踞於胡床之上。舍瓜賦詩

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為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尤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為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

古詩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祇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回家問妻子，本家盡道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街君命且遲迴。乃知梅福徒為耳，却憶陶潛歸去來。

閑居

張籍

東城南陌塵紫憶與朱輪盡說無多事能閑有幾人唯教推甲子不信守夷申誰見衡門裏終朝自在貧

安分

邵堯夫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俗事心下自清涼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遣興

韓愈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間比夢間

北門

王介甫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靜居

李宗易

大都心足身還足祗恐身閑心未閑但得心閑隨處樂不須朝市與雲山

林下

邵堯夫

老來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閑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管雪飛時軟布茵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省心

邵堯夫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須感感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

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詩話

徒言退閑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常舟與僧靈澈為忘形之契。寄澈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子午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論。澈酬詩曰。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坐草只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雲溪友議又趙嘏云。早晚粗訓心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更

忘情於軒冕耶。余嘗於驛舍見人題壁云。謀生待定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余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一日看除日。二年損道心者異矣。遜齋閑覽

二龍閑卧

熙寧四年。呂申公以提舉高山崇福宮。居洛。與康節溫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故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哉。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卒。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顯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

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普崇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金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

致仕

知足附

羣書要語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曲禮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曲禮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老九章太史公曰今有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史記脫簪公府歸杖私門狄梁公表

詩句 紅旗走馬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自樂天移家尚恐青

山淺隱允惟知白日長謝景山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魏野贈萊公千重浪裏隨流出百尺竿頭試險回宋公序

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杜

知足知足常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鷓鴣樂於深林不過

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而榮望以足莊子

古今事實

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注致仕也時為中軍尉舉其子午代之

張良稱病

張良素多病乃稱病曰臣家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為

韓報讎強秦今以三寸舌為帝王師封萬戶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辟穀不仕

二疏歸老

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又云歸鄉里日請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

萬石歸老

萬石君以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焉

太議每咨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太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懸車為榮

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懸安車以為榮傳之子孫

愍勞以事

龔勝邴渙俱乞骸骨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天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勞大夫

掛冠城門

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掛冠神武

陶洪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官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邁
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白衣尚書

鄭均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帝巡過任城乃幸均舍
勅賜尚書祿以終身號為白衣尚書

角巾歸第

羊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

陳情求歸

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遂以書陳情於徐勉言
已老病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加鼓吹而已

鍾鳴漏盡

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以位居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
休罪人也遂稱疾

結香山社

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結香山社
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遊賞之樂

作三休亭

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名曰休休
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三宜休

乘牛車歸

太尉李晟元卓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
男御晨發京師百寮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廕草廬

作綠野堂

裴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闡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
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
有風亭水榭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
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事帝知度年雖
老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丐
還東都真拜中書令此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群臣
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老成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
憂來學五禱別詔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
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入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

跨駟入市

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跨之著麤布襪
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
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再錫嘉話

富貴知止

李靖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富貴而知止者蓋
少朕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

請老就養

蕭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退脩時園區優游自怡而子華為工
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艷其榮

耆志致仕

大中十三年元會柳公權稱耆志先群臣稱賀御史劾之議者

恨其不歸事咸通初致仕

父子謝事

李東之子孝基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羨之以比二疏

燈夕特召見上元門

致仕著書

參政趙公槩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詩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曰當置座右以時觀閱

告老辭闕

元豐七年春文大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自賜宴顧問溫密留京師二月凡對上者五錫燕

者三賜詩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野服見客

范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人各有志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志也后山

免為捕盡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

名節爲後生輩描畫盡惟有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倦遊錄

每言國事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
達等進討公言海嶠險遠不可責其必進願詔達等擇利進退
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
可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行言行錄

草閣躡躡

近年或有乞致仕者親戚相恠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玉粹
夫爲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
有疾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爲也粹夫善恢諧乃告曰前日兒子

亦自馮翊奔而來以爲死矣且來草閣躡躡一巡又云近時士
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自疾乞宮觀已而掛冠
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
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
輔聖史

三樂自足

以下係知足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
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爲人
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
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
三者自足

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單薄不仕乎對曰不願仕何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莊子

自若有餘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貂狐之溫進其菽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適終身道然列子

安步當車

顏蠲曰安步以當車蔬食以當肉戰國策

見幾而作

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

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以爲賢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鄉相此布衣之極也盡散其財分與知友鄉黨止于陶自謂陶朱公○顏師古注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弛張也

官六百石

後漢郗渙兄曼容養志自脩爲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龔勝傳

妻諭知足

王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但取僅足

馬援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僅足乘下澤車御款段

馬為郡椽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

八十日令

淵明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所之
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但少一死

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宗預共詣瞻謂預曰吾等年
踰七十所望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
不往宗預傳

濁酒一盃

稽康曰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契闊陳說平生濁
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絕交書

山資已足

宋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曰此郡沃壤珍貨日至人所
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
久留以妨賢路

祿豈須多

帝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
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高祖紀

不市田宅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
饑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置良田身沒
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唐紀

灌園掇新

元延祖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機飽不復有所須每灌園掇新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元結傳

不言產業

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望不過祕郎縣令耳無汗馬之勞以文墨致位中書今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楊巨源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

都門外車數百輛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卿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甚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駟道邊觀者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

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館閣諸公送胡正字詩序

洪景廬

前二年詔起胡先生於建安以司直廷尉先生競曰臣某老矣春秋七十有四居山林董董自足官于朝非壯有力而林者不可臣老矣諠不得奉詔天子攬其章換以中秘書官使無累職事益自養先生不得辭來來數月又請曰臣不能使老復少今形容精力又不逮前時而陛下留臣無為也於是宰相言胡某半世為官進不能以寸願加宥秩之益廣聖世貴老貪賢之義

即曰拜八品京官予祠祿使歸歸有日館閣之士八人舉故事載酒殺祖之於國之東門之外相屬賦詩番陽洪邁獨拱手言曰先生之去美矣而其所以去則不可夫翹關起乘擊劍馳馬加一日之老亦憊耳况過七十者乎至於雍容在廷標榜後進坐呼安車蒲輪之上懼不能老而已而先生去之是使黃髮番番之士終不朝居也且陛下擇官以處俸錢廩粟歲時諸恩澤甚厚非所謂無人乎子思之側滿朝賢大夫注意高仰無公孫子曷且事固之嫌儒生學士執弟子禮恐不得一解顏笑無有驪駒狗曲之誚而先生居之若不釋然者往來屑屑不懼煩於道路吾黨之士未有所聞於先生若之何同舍生喟曰曠昔之歲先生且對延英以病告上書公車卓卓然五千言今皆畧

施行其有補於朝廷多矣。予之云云奈何。邁竦然曰：邁有罪，酒闡諸公詩，且成邁醉，不遑愧，不暇詩，獨叙其所以然者。

登華旨 見華山門

致仕後客位咨目

朱元晦

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入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某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象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攣纏繞之患，脫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移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某恐悚拜聞。某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饗祀已廢，其禮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之間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覆跌之虞，千萬幸甚。某又上聞。

古詩

詠史詩 五言

張景陽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謁謁東都門，群公祖二疏。朱軒耀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

四座賓多財無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和潞公超然堂

蘇子瞻

我公厭富貴常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強冠襟身微志空大交淺言屢深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律詩

樂天洛中高進十有餘年度日娛情惟詩與酒追遊唱和一時名輩著在文籍醉後寄裴晉公云
拈撥塵纓捋白鬚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軍後醉倒狂

歌有例無

送蕭俛相公歸山

趙嘏

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情謾自勞脫却朝衣便東去青雲不似白雲高

題關右寺壁不知何人作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將舊斬樓蘭劍買取黃牛教子孫

初致仕

白居易

南北東西無所羈掛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尊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笋烹魚飽後擁袍枕臂醉眠時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保釐

林下書懷

杜世昌

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空肯顧恩雠。雙鳧乘鴈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過憂。豈是林泉堪逸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幸會昇平日，樂聖誰能擊壤謳。

和致仕張郎中春盡

蘇子瞻

投綬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舊因尊菜求長假，新為揚枝作短行。不補自安緣壽骨，苦藏難密是詩名。淺斟盃酒紅生頰，細作歌詞穩稱聲。

寄子京

宋公序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均。老去師用多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唯有弟兄歸隱

志共耕鑿報堯仁

詩話

不任公卿

武帝遣使徵龔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東坡詩龔官縱未歸東海罷郡惟堪作水衡疏廣東海人

毀車殺馬

馮良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妻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故坡詩云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事見後漢周穉傳

碧山不負

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杜甫贈相學士詩碧山學士焚銀魚蓋用此

御詩送行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真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寮祖餞御製送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唐詩紀事

得午橋莊

張齊賢相以司空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得晉公午橋莊莊在潁川通

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携觴遊釣勝於門曰老夫已冠冕或公綏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煙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慕李大亮為人故字師亮

題詩徑歸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已及期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魯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李見素陳莊皆差致仕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朋山錄

一出丁處

張退傳與文惠同時秉政張以帝傳致政有詩寄文惠曰赭案當年並命時兼葭衰岫倚瓊殺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鳳在池倦游錄

風月閑人

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穎叔平來訪永叔時呂晦叔知穎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爲致語其詩曰欲知盛席繼荀陳請看富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尤嘯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倦游錄

老鳳不去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

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嘗作詩譏之云老鳳池邊蹲不去去饑鳥臺上噤無聲魯公遂致仕云

叔姪同歸

張鑄希顏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嘗帥南陽王介甫乃其門人也與姪顯並以光祿卿致仕同歸鄉縉紳榮之杜祁公贈詩云七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爲榮清朝叔姪同辭祿歸去田園盡列鄉

還鄉散財

范景仁鎮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在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暮

歲乃還京師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
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迂叟詩話

香山九老

睢陽五老

洛陽耆英並見壽門

洛陽耆英并見壽門
香山九老
睢陽五老
洛陽耆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追隱部

隱逸

羣書要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卦九四好遯君子吉九五嘉
遯貞吉上九肥遯無不利遯卦天地閉賢人隱坤卦遯世無悶
不見是而無悶乾卦子曰素隱行恠吾弗為矣中庸繫在澗
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諉詩身將隱焉用文之左天下有
道則仕無道則隱語八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

次辟言十四舉逸民天下歸心焉二十窮則獨善其身孟子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同上班嗣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
不奸其志柄運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漢叙傳埋光鏹采寶
威贊

詩句養真衡茅下選賢多隱屠釣杜漁樵寄此生杜

古今事實

堯遜許由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
讓許由也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
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
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

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耻於牛飲其下流也逸士傳

許由一瓢

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訖掛於樹
上風吹靡靡作聲尚以為煩遂去之逸士傳

壤父擊壤

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
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於
我哉

舜讓支伯

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况天下也遂不知所之

被裘拾薪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公曰：「取彼金，公投鏢，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哉？」

踰牆而避

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

寧為生龜

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二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寧為孤豚

齊宣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范蠡五湖

范蠡及至五湖，辭於王曰：「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

舟以浮於五湖國語

商山四皓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透迤靡
擘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
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漢高
帝招之不來高士傳

子陵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
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二男子披羊裘
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三友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
與光素舊使人奉書願因曰莫自屈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君房

足下位至禹足甚善懷仁輔義天子悅阿諛順旨要領絕羈得
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注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
光箕踞讀書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
曰位至禹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
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二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
道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少求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光武車
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
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屈邪乃升輿歎息而去復
引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朕何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往因
共偃卧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

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

申屠絕迹

東漢申屠蟠先是游士范滂等非許朝政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備人

使工圖形

姜肱威帝嘗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顛面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私告其友曰今政在闡豎夫何為哉遂避海濱賣卜給食卒

樊英無奇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固辭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強輿入殿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此失望論曰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奇英名最高而毀敗甚李固

朱穆以為處士純盜虛名也

耻居後代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相耻復居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後惟云甲子而已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相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相公自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世說

子驥短褐

晉劉驥之字子驥相冲嘗到其家驥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驥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驥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驥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飭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驥之為長史固辭

畫牛喻意

梁陶弘景梁武屢聘不出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秋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七松處士

鄭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後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

號七松處士

為辨隱資

郊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辨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室在剡為戴安道起宅甚精整

山中蔬食

宋周顒於鍾山立隱舍終日長蔬曰綠菜紫蓂春韭秋菘

泉石膏肓

唐田游巖隱箕山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撲帝曰先生此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竹溪六逸

李白客在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

飲號竹溪六逸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隋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志和垂釣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剡席稷籥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躬為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魏少游號其居為玄真坊以門隘買地大其門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四明狂客

賀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

東臯子

王績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松菊主人

常表微為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吾年五十。拭鏡。擲白。且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拜官而卒。

陸龜蒙以高士召不至。素善李蔚及當國。召拜拾遺。詔下而卒。

希夷入對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脩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奏帝。益重之。聞見錄。

召邵康節

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為

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乃因之詔天下舉遺逸公意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江南黃景操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首命官為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潁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詞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後常秩

賜對除諫官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聞見錄

為買園宅

康節慶曆間過洛愛其山川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官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耻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聞見錄

山中騎牛

劉渙疑之為類上令掛冠隱廬山嘗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

笑世間萬事從吾好時陳舜俞謫居山南亦乘黃犢相與往來

公卿訪隱士見寓公門

郡守訪隱士

林逋居西湖未嘗履城市杭守李及薛映每造其居清談終日

處士擬贊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贊一啓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逋兩失之該聞錄

逸民言兵

蘇明允著權書衡論伊川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

民立言垂教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

排斥种放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拜謁放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挾搆言放陰事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寔衰溧水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鉤鈇九有几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糺糺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借賦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

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繫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繫一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齟用而光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繫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潔雖死不斃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請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
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
南昌故吏。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
網。突待臣牙。止於極。一任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
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撻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
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
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且所
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冥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
故人之道。何如。既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
龍爭地勢。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羨魚何富貴。不具節。
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耶。耶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
繼二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
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
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龍得聖人
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

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
 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賈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
 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有大功於名教也其來守是邦始構堂而莫焉廼復其爲後者
 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以示
 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易一字
 公瞿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

字承之乃似越越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領首殆欲下
 拜容齋隨筆

與山濤絕交書

晉稽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嘗謂之知言前年從河東還足下
 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間聞足下遷揚然不
 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戶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
 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吝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艾無欲卿相而
 三登令尹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故君子百
 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
 林而不反之論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皆古慨然慕想其爲
 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

見質不致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
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
以金鑣饗以嘉穀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
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一喜晚起而當關
呼之不置二不堪也抱寒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
動三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暴
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
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及四不堪
也不喜帛裘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怒至欲見中
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
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實塵臭

處千變百技在入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
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公在入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
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從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
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解木黃精令
入益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以枉
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
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
琴一曲志願畢矣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
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甚意如此既解足下并

以為別稽康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欺。某敢用此贈行。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頽。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隣。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秋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
 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
 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入賢不肖何如也昌
 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
 誰爭子所窈而深廓而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
 且無央虎豹逶迤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
 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抹吾馬從子于盤兮終
 吾生以徜徉

招隱士

淮南王安

朱文公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
 愛士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詩賦以類相從或稱
 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此篇視漢諸作最為
 高古說者以為亦託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之中幽深險阻
 非君子之所處援虎豹非賢者之偶欲使屈原急來而
 原卒不來故終篇卒致其意若曰悲不可留但不可久耳
 不敢遽必其來之詞也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籠從兮石嵯峨
 谿谷蘄巖兮水曾波援狔群嘯兮虎豹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目聊躑躅鳴兮啾啾

峽兮輒山曲，峒兮心淹留。兮桐恍忽，兮泐撩兮。慄虎豹，允叢薄。
深林兮人上，慄歎兮。碩儀兮，硃碣兮。樹輪相糾兮，林木茂猷。
青莎雜樹兮，頽草羅。靡白鹿麀麀兮，或騰或倚。狀貌嶮峻，
兮峨峨，淒淒兮。澁澁，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扳援桂枝兮。聊
淹留，虎豹聞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
不可以久留。

北山移文

孔稚珪

周顒字彥倫，隱北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過此山，孔德璋假山靈作文以却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
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雲以方絜，干清霄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

夫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徒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洪
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
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
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顏闔習隱南郭。子
琴竊吹草堂，濫市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
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
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
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涪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
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登筵上。焚藁製
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積石泉咽而下，滄空

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緝墨綬跨萬城之雄
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
埋敲扑誼貴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
網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
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
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
霧出楹蕙悵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
詭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吊故其林慚無盡礪愧不歇秋
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
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頰

薜荔蒙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淫塵游躅於蕙路汗涿池以洗耳
宜宿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嚮於郊
端於是叢條賁膽豐頰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
廻俗士駕爲君謝連客

古詩

招隱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
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
秀水山溜何冷冷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
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反招隱

王康琚

詩人與名
卷之三十三
王康琚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
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
山裏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疑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
信衆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
物齊終始

招隱

左思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
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綵與竹山水有
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躊躇
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四皓

李白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卧松雪間冥翳不可識雲窈拂青
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
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兩歛起生羽翼功成
身不居舒卷在霄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
古仰遺跡

遣興

杜甫

昔者龐德公未嘗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
策終竟畏羅罟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同王維偶然作

儲光羲

野老本貧賤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篠者誰
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

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榜魚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艷且美。使我不能還。

送董元達

謝無逸

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歸來面皴鬚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顏諍書盈篋。不復辨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衮衮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

寄隱士

謝無逸

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幾千卷。手校青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菴今白頭。襄陽耆節獨苦。只有雁公不入州。

律詩

王居士

許渾

筇杖倚柴關。都城買卜還。雨中耕白水。雲外斲青山。有藥身長健。無機性自閑。即應生羽翼。華表在人間。

寄題商洛王隱士居

許渾

近逢商洛客。知尔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尋蜂收野蜜。隨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别。松花滿石床。

題常處士山居

許渾

斲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度稀。不聞碓杵動。應解剪荷衣。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啟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
老青陽逼歲除求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贈方士

僧貫休

盛名與高隱今近謝敷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投綸侵海
分得句覓雲根白日昇夫路知君別有門弟子謂李頰

閑居

方干

世人初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稷任水春花朝連郭
霧雪野隔湖鍾身在能無事頭且白此峯

寄紫閣隱者

張籍

紫閣氣沉沉先生住處深有人時得見無路可相尋野鹿伴
茅屋秋猿守栗林唯應採靈藥更不別經心

贈隱者

張籍

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身救病自行藥得錢多與人問年常不
定傳法又非真每見隣家說時聞使鬼神

送友人歸山

張籍

出山成白首重去結茅廬移石修廢井掃龕盛舊書開田留杏
樹分洞與僧居長在幽峯裏樵人見亦疎

書友人屋壁

魏野

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閑唯歌聖
代老不恨流年靜想相尋者還應我最偏

贈隱者

薛能

自得高閑性平生向此棲月潭雲影短山葉雨聲殘庭樹人書

西欄花鳥坐低相留亦不忘經宿話丹梯

山居

姚合

喜得山中住閑眠夢不驚時泉和名落秋草上墻生因客始沽酒借書方到城新詩聊自遣豈是趨聲名

題處士廬岵山居

温庭筠

西溪問樵客遙識楚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峰隨雨暗一逕入雲斜日暮飛鳥散滿山嬌落花

贈蔡處士

鄭谷

無着復無求平生不解愁鬢疏貧淨潔中酒病風流旨趣陶山相詩篇沈隱侯小齋江色裏籬柱繫漁舟

梁燭處士辭相國歸舊山寄贈

鄭谷

相庭留不得江野有苔磯兩泝羸山遍孤舟載鶴歸世間書讀盡僧外客來稀諫署搜賢急應難借布衣

拜左拾遺歸隱

王易簡

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

招楊德逢

王介甫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卧看雲却憶君雲尚無心能出岫不應君更懶於雲

書湖陰先生壁

王介甫

菰簷長掃靜無香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逶兩山排闥送青來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三

三

訪隱者

王介甫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着殘棋。
先生醉卧落花裏，春去人間恣不知。

偶書

王介甫

穠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
我亦暮年專一壺，口逢車馬便驚猜。

退樓

司空圖

官遊蕭索為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
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又似憶良朋。
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道何妨亦愛鷹。
自致此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贈方士

僧可明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
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剛愛釣魚休。
童偷詩藁呈鄰叟，客乞書題謁郡侯。
獨泛短舟何限景，波濤西接洞庭秋。

題獨孤處士村居

薛逢

江上園廬荆作扉，男驅耕犢婦鳴機。
林巒當戶蔦蘿暗，桑柘繞村薑芋肥。
三畝稻田還謂業，兩間茅舍亦言歸。
何如一被風塵染到老，云云相是非。

偶題

陳圖南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陌縱榮爭及蕪，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
斐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謝富相公見招

邵堯夫

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為膏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更責既閑安用更名為願同巢許稱臣日其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

詩話

賦白雲詩

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客談藪

處士盜名

李渤石洪温造為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

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為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索高價似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入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首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漁隱

萊公訪隱

章聖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魏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後寇萊公鎮洛凡三數不至萊公暇日寫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歡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為山家之寶再秉釣軸野嘗游門下一日獻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

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於窓
朝夕吟哦之古今詩話

處士趨朝

穎上常夷甫以行義薦朝廷官之不起歐陽公晚年治第于穎
思歸未得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既
致政而處士以待制起朝請人改之曰却笑汝陰常處士幾年
騎馬聽朝雞涑水燕談

詩譏隱士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撥齋餓老鼠林間咳嗽老獼
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鰲縮頭

畫隱者居

種放別業在終南山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
之勝殊為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朝
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其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
野有詩曰幽居帝畫看涑水燕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三終

理或信曰幽長帝書錄
 且隨無上獲寶之其終在東勝理海有西安帝亦莫大國之好
 之海為幽長東勝理海之東中東勝理海之西又開廣國開
 味以限美在慈南山出取靈丹保持厥後以自願與古木林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仙佛部

仙 女仙附

羣書要語 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釋
 名羽化蟬蛻。六帖 羽蓋霓旌。霞衣風馭。同上 吸沆瀣。殮朝霞。大
 人賦 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樓。史 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
 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真正。穢念盈懷。恐此物不肯來也。真
 詰 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

異生人者有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歛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去者為地下主。集仙錄

詩句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鴛鴦。終日相追陪。韓文

古今事實

崆峒問道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治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矣。莊子

赤松為雨師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冰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為雨師。列仙傳

偃佺食松子

偃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二百歲列仙傳

彭祖長壽

彭祖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專善於補導之術列仙傳

穆王宴西王母

周穆王名滿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儼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又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圃來謂諫

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

關令尹之生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及真人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重膺下膝堂堂有天人面貌少好學瓊索善於天文祕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真狀老子感焉內傳

老子之生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頰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參乎達理日角天庭鼻骨

雙柱耳有二門足踏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父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心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列仙傳

子喬乘鶴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高山後喬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蕭史吹笙

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笙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夫婦一旦皆隨鳳凰飛去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琴高乘鯉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絮齋候於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去

安期生賣藥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阜鄉亭皆置而去留書以赤玉鳥一兩為報日後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列仙傳

橘中二老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一大橘如三四斗。益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綃帔一幅。絳臺山霞寶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能盪娘子。躋虛龍編襪八綱。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耳。有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為

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秦皇求仙

始皇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仙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盧敖求仙

盧敖遊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遺乎碑下。敖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背群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良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于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
垓之上乃舉臂登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
虫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敖燕人秦皇召
為博士使求仙淮南子

漢武求仙

漢武帝時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
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
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至海上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王母蟠桃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察忽有二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
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

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祥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
三千年一結實又南窓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
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二來偷桃子此子昔為太上仙
官徂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漢武內傳

華表丁令威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二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
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
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遂高冲天今遼東諸子
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搜神記

薊子摩銅人

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半酒片脯候之曰

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且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往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之老，公摩挲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搜神記

李少君道術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上言：臣能疑頭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升天。身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咳。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漢武內傳

封君達活人

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道上有病死者，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內傳

遇羨門子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遂越江河來登此何索。列仙傳

長房遇壺公

後漢費長房為汝南市椽，市有老翁賣藥，掛一壺於肆頭，市罷

輒入壺中入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
脯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其殺盈衍其中共飲
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貴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
後從壺翁求道入深山於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
空屋以朽索懸萬片石於心上衆蛇來嚙索且斷長房亦不移
翁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令食糞糞中有三虫臭穢特甚長房意
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
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一符曰以玉地上
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遂能鞭
笞百鬼驅使社公

魏伯陽服丹

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
宜與天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
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余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
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
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王喬飛鳥

王喬漢顯宗時爲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當詣京朝帝恠其
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鳥從南方
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鳥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
屬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擁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
召我耶乃沐浴張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上自成墳

梅福為仙

梅福為南昌尉時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仙

葛洪屍解

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柔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

雞大舐鼎

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鼎中雞大舐之並得飛昇故雞鳴雲中犬吠天上

董奉種杏

吳董奉侯官人有道術居山不種田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我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千餘萬株鬱然成

林乃使山中百禽群獸游戲其下竟不生草嘗如芸治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嘗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群虎輒吼逐之

負荷磨鏡

負荷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疾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到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

葛玄道術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入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虫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玄以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能爲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爾寧可得乎玄曰爾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暝大雨流潦

讀石室書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稽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許真君斬蜚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蜚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蜚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恠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闔當以劍截彼真

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太主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婚。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道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記之。年八百歲。因以號焉。

隔兩塵

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也。

洪景鍊丹

陶洪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梁書

惟鼠墮地

唐公得道。拔宅雞犬皆升。唯鼠墮地。晏類要

屍解如蟬

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

空中聞打麥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庵。道士坐瓮中。二日方出。

鬚髮皆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居舍雞犬皆升空中。猶聞打麥聲。

希夷得道

陳搏字圖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雪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處多百餘日不起。垂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室成。遂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卒經七日。肢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

金女 以下係女仙

西王母者金女也。厥姓緜氏。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隸焉。集仙錄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鬚翠如雲。肥潔如雪。女仙錄

萼綠華

萼綠華者女仙也。上下青衣。顏色絕整。真誥

江妃解佩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湄。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受而懷之。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毛女食松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饑寒。列仙傳

洞庭君女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四

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也嫁
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
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
萬戶曰靈虛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
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壁天飛去俄而祥風慶
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寔毅於碧雲
宮宴罷辭去後再取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
上之厚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古今文集

雜著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
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
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
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求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
去翬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
霓裳眇然冥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
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
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螭陪飲崑崙
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耳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
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顛中峯而失路塵繁俗累復泪吾和仙人
真伯永幽靈契鷲書之而延佇遙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

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寥區而寡色悠悠何往
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
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勵可以悲古人
之心吾今得之矣

古詩

飛龍引

李白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流其間後宮嬪
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
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持之藥方
後天而老獨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古風

李白

大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
翁披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
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鍊身已電滅仰望
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又

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
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
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蓬瀛

又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浩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
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干

又

秦皇按寶劍，赫怒振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架滄津。徵卒空九
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
悲辛。

感遇

陳子昂

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
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自見，醉酒笑
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又

深居觀群動，怵然爭榮頤。群動相啖食，利害紛礙疑。便便吞毗

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
一時。

又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
鬪，天下亂無君。浮榮不足貴，道養晦時文。舒可彌宇宙，卷之不
盈分。豈徒山水壽，空與麋鹿群。

又

荒哉穆天子，殆與白雲期。官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晚瑤臺
樂，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帷。

感興一首

朱元晦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

虎三年養神州才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徃從之脫徒諒
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讀道書作

朱元晦

矢志墮塵網浩思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碧草晚未
凋悲風颯已秋仰首鸞鶴期白雲但悠悠

又

王喬吹笙去列子御風還至人絕華念出入有無間千載但聞
名不見冰玉顏長嘯空宇碧何許蓬萊山

詩話

洞賓遊岳陽

呂岩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侍郎謂之孫會昌中兩舉進

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
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粵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
入洛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風士記

飲東林沈氏

熙寧間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
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
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
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日
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
德留詩贈子乃壁席上榴皮畫相題詩於菴壁云西鄰已富憂
不定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

雜著 以下係女仙

麻姑壇記

顏真卿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君王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欲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

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綉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間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攤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烏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蚌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入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

何忽謂其瓜可以爬背耶。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太曆三年，真卿判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二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祠，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玄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

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跡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原，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夔瓊仙而食花絕粒。紫陽姪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錄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天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慕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敬刻金石而誌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古詩

王母歌

李順

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霓裳照耀麒麟車，羽蓋淋漓孔雀扇。手指交梨遺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頭上復戴九星冠，揔領玉童坐南面。欲問要言今告汝，帝乃焚香請此語。若能

鍊臍去三尺後當見我天皇所顧謂侍女董雙成酒闌可奏雲
和笙紅霞白日儼不動七龍五鳳紛相迎惜哉志驕神不說歎
息馬蹄與車轍復道歌鍾杳將暮深宮桃李花成雪為看青玉
五枝燈蟠螭吐火今已絕

詩話 女仙附

藍橋遇仙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
藍橋便是神仙路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過藍橋滑一含有老
嫗揖之求漿嫗冷雲英擊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但
得玉杵玉臼當與之後航得杵臼為搗藥遂得娶而仙云 傳奇

道士 女道士附

羣書要語 道生 老子 大道者不可疆名也疆名曰大疆字曰
道真一經訣 無宗無上而獨能為萬物之始故名堯始運道一
切為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 大女真一經 人行
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
事故稱道士 太霄琅書經 道士有五 一 天真道士 高玄黃人之
流也 二 神仙道士 杜冲尹軌之例也 三 山居道士 許由巢父之
比也 四 出家道士 宋倫彭謙之匹也 五 在家道士 黃瓊籙鑑之
倫也 三洞道科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四

七

棄妻遊山

晉許邁恬靜不慕仕進父母尚存未忍違親立精舍於餘杭懸溜山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後改名玄徧游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本傳

絳帕蒙頭

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着絳帕蒙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江表傳

詔賜鏡湖

賀知章遷秘書監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以鵝換經見鵝門

道士授官

唐元宗時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高宗時葉靜能入直翰林為國子祭酒

奏章天門見天門

遊廣寒宮見中秋門

謝自然係女道士

蜀女直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舟為風飄至一處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冊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子微受度後白日上升續神仙傳

古今文集

雜著

送張道士序 并詩

韓愈

張道士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
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
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士大夫多贈以詩而屬愈為序諱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
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篲為國箝
羞夷諱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
媚笑諂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在
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
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期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

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
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
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
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古詩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今朝郡齋冷忽憶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遙持一樽
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訪嵩陽道士不遇

孟郊

先生五兵遊文焰藏金鼎日下鶴過時人間空落影常言一粒
有不隨生死境何當列御寇去問仙人請

宿葉師山房期丁鳳進士不至

孟浩然

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石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携琴候蘿徑。

送王屋山人孟大融

李白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杏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

律詩

訪道士

劉長卿

古木無人地，來尋羽客家。道書堆玉案，仙帙疊青霞。鶴老難知歲，松寒未作花。山中不可見，何處化丹砂。

詩話

石鼎聯句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侏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喉中又作楚語，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能與我賦此乎？劉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云：道士亞然笑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有似譏，二子又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皆脫頰，含譏諷。二子思竭，起謝曰：尊師非人也。某伏矣。
韓文

古詩 以下係女道士

華山女

韓愈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闢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拾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哀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陞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訶然震動如雷霆。掃除衆寺人跡絕，驩騶塞路連鞞。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燄。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巾脚。不停雲旆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謝自然

韓愈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疑心感魘魅。恍惚難具言，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滅。五色光屬睞，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緣，里脊上其事。郡守驚且歡，驅車領官吏。毗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蛇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效，山林人可入。魍魎莫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一王來。此禍竟連連，木石生恠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

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由可誠，余言豈虛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饑食，在紡績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爲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承託異物群。感傷遂成詠，昧者宜書紳。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李白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神。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倦尋向南嶽，應見魏夫人。

送嵩山焦鍊師詩 見嵩山門

律詩

送宮人入道

項斯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且暮焚香繞壇上，步虛尤作按歌聲。

道觀 奉祠附

羣書要語 觀樓也。觀者於上觀望也。釋名 觀謂之闕，爾雅 今道家亦謂之觀。又曰：宮多爲祠，官典領之地。

奉祠直館 珠庭 琳館 香火之緣 並見歐集

詩句 四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程伯淳 崇福宮 衰遲愧官職 同上

古今事實

南京鴻慶宮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四 四聖神御在焉故朱文公謝表舊邦香火有巖四聖之直游

嵩山崇福宮 見嵩山門

華州雲臺觀 見華山

臨安洞霄宮

漢武帝元封間開創祥符改洞霄宮山有五洞交峙九峯而抱于巖萬壑秀聚其中在餘杭縣西 真鏡錄

紹興鴻禧觀

鑑湖在紹興府城南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連屬峯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鑑若圖賀知章入道賜鑑湖一曲後以所歸宅為觀始曰千秋今賜名千秋鴻禧觀在湖上

隆興萬壽宮

晉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築家四十二日拔宅上昇初旌陽學道於丹陽黃堂嘗以五色錦帷施於黃堂及旌陽上昇錦帷飛還故宅鄉人為立遊帷觀祥符改賜玉隆萬壽宮額

江州太平興國宮

在廬山之陰唐九天使者祠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於殿庭因立此祠今為太平興國宮 郡志

武夷冲佑觀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曰武夷君統錄地仙授館于此兩岸絕壁人跡罕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玉帝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袖紫霞禱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為曾孫酒行命奏膚雲之

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仙蛻骨莫記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木舡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其下曰冲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泝流而上觀之郡志

成都玉局觀

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彭乘記

台州崇道觀

此山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王子晉之所處唐有司馬練師承禎居焉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常青太

巖之前瀑布百丈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後我練師孰能興之唐崔尚碑今賜名崇道觀

建昌仙都觀

麻姑山去城十五里高九里至山麓石磴盤旋山腰而上乍平乍峻至山之半有瀑布淙下三十餘丈又登高巘旁有石池又百餘步入山門榜曰丹霞小有洞天其下有水簾巖有龍居之穴兩山間東望遠峯秀出如畫自是而入地勢寬平膏腴數百畝路之東南隅則碧蓮池坦途一望間即仙都觀乃蔡經宅麻姑王方平所會之處郡志

古今文集

古詩

紫極宮

李白

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季生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遊華山雲臺觀

孟郊

華嶽獨靈異，寸木常新鮮。山盡五色石，水無一色泉。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聞明星館，晴詠女蘿絃。敬茲不能寐，焚香吟道篇。

仙都觀乃王方平陰長生學道得仙之山

蘇子由

道士白髮尊，面黑嵐氣染。自言王方平，學道古有驗。道成白晝飛，人世不留戀。後有陰長生，此地亦所占。並騎雙翔龍，霞綬紫雲擔。揚揚玉堂上，與世作豐歉。

仙都觀

蘇子瞻

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萬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頭，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冷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馬

蘇子瞻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存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羊鬼徑尺誰能

盡榿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宅何有羨君今作我眉叟縱未
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
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

玉局歌

陸務觀

玉局祠官殊不惡街如清水俸如鶴酒壺釣具常自隨五尺新
蓬織青蒲倚樓看鏡待功名半世兒癡晚方覺何如醉裏泛桐
江長笛一聲吹月落將公新塚石馬高謝公飛旄凌秋濤微霜
莫遣復鬢綠從今二十四考書玉局

律詩

桐柏觀

鄭薰

深山桐柏觀殘雪路猶分數里踏紅葉全家穿碧雲月寒巖墮
曉風送蕙蘭分明日出林去吹笙不可聞

又

山深地忽平縹緲見殊庭瀑近春風濕松多曉白青石壇遺鶴
羽粉壁剝龍形道士王靈寶輕狂滿日齡

玉臺觀

杜甫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龐
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蛇窟石勢參差鳥鵲橋更有紅顏生羽
翼便應黃髮老漁樵

洞霄宮

蘇子瞻

上帝高居歟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可到作者七

人相對閑亭下泉流翠蛟舞洞霄飛岸白鴉翻長松倚石宜霜
髮不用金帛苦駐顏又詩便歎洞霄為隱吏二菴閑地且相留
雜著以下係奉祠

古有職而今甚輕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為某官某觀使者皆太官帶之真个是
主管本官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官亦
有為監當者如監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
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
祿以待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春禮優渥者方
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
輕皆可以得之矣朱語錄

論觀使提舉之品第

官觀使自真宗時始置以見任宰執領之及王文貞公罷政始
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此前宰相領宮觀之所從始也熙寧
初富文忠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官觀使居外之所從
始也渡江後前宰相在經筵者不以官高卑率為觀使若他官
則使相已上乃得之其居外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熙中崇憲
靖王自節度使拜使相封郡王中書進熟擬提舉洞霄宮周文
忠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上批如請紹興初
趙文定以使相判潼川府乞祠乃除醴泉觀使非舊使也開禧
未陳勉之以特進罷相不帶職乃亦除觀使蓋章達之侍郎當
制失之翌日李季章進呈改提舉洞霄宮合典故矣天禧以前

崇觀以後宮觀使之名甚衆渡江以後宮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相得醴泉宗戚則得萬壽其次則得佑神云近制前宰相見任使相領京祠者並爲宮觀使若在外則少保已上始得使名使相以下提舉宮觀而已其餘宮觀從官係銜則爲提舉庶官則曰主管也

朝野雜記

律詩

拜鴻慶宮有感

朱元晦

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
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